ASPJ

将帅视角

施瓦茨上将在第八届美国导弹防御年会上的发言

8th Annual U.S. Missile Defense Conference (English)

诺顿·A·施瓦茨上将，美国空军参谋长（General Norton A. Schwartz）

2010 年 3 月 23 日

引言

多谢你的开场介绍，欧莱利将军，也感谢你对导弹防御局的杰出领导。你的努力，以及导弹防御局所有专家的才智与奉献，不仅有助于加强美国与盟邦的安全，也保护着美国的全球利益。

能向本届大会致辞，并与到会的各路知名专家讨论《弹道导弹防御评估报告》的实施，本人不胜荣幸。这项任务的实施将不容轻松。技术之复杂，外交之微妙，战略环境之无常，这种种因素交织，使导弹防御问题成为我国当前最棘手的挑战之一。要战胜这些挑战，需要包括在场各位在内的顶尖专家全力以赴，精诚合作；要制定出国家的前进路线图，需要政界、工业界和学术界的一流精英各抒己见，集思广益。

有感于此，我以振奋之心出席本届年度大会和其他类似会议，期待大家提出创新见解，汇聚成评估计划，并最终成为行动项目。我们需要丰富的创造力，需要把远大志向与合理务实相结合，毕竟，我们面对着非常真实、非常严峻的挑战。

战略环境和美国战略

没有几个国家 — 更没有任何非国家行为体 — 能抗衡美国的整体军事实力。作为一名空军战士，我可以说，绝大多数国家不具备和我们相当的空中能力。

于是，有一些行为体诉诸不太复杂、不太昂贵的导弹系统，指望以此阻碍我们在天空、以及在海洋和陆地的行动自由。与此同时，拥有强大弹道导弹能力的国家越来越多 — 不幸的是，其中也包括那些藐视国际法则、违反国际条约和政治协议等记录可疑的国家，他们在追求令人担忧的导弹计划，并把先进导弹技术扩散给我们的敌人。包括国家和非国家组织在内的这些行为体干着有损美国和国际伙伴利益的事情，他们有可能运用自己的导弹能力来破坏地区安全并威胁国际秩序。

有时候，这些国家无视国际谴责，公开宣布自己开发导弹的意图；也有些时候，他们欲盖弥彰，把导弹开发伪装成研制火箭和航天器发射工具，声称是运载科研仪器和用于非军事用途。然而，我们再清楚不过，这些技术，包括设计、制造和运行弹道导弹、火箭、或者航天器发射工具，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一枚有效的航天器运载火箭既能载运科研仪器，或把卫星送入轨道，就能用来发射武器，稍做改装即可。事实上，发射武

器和发射非军事载荷有时用的就是同一种运载火箭。

因此，这就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涉及到对意图的判断和威胁的衡量。在这个增加的维度中，充满了微妙和牵扯，所以我们必须采取政府统一行动的做法，协调外交、军事、金融、情报等各方面的努力。

尽管没有条约明文禁止导弹技术的输出，但是美国通过其他手段，例如有 34 个成员国本着共同利益形成的国家间政治协议，即“导弹技术管制制度”（MTCR），来控制导弹及和导弹相关军事敏感技术的扩散。该体制通过各成员国本国立法设规和自觉执行来实施输出控制，从而阻止可能用于投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导弹研制。美国由国务院牵头，带领国防部、商务部、能源部、情报部门，以及在某些情况下还有财政部和司法部，在 MTCR 指导下开展防止导弹、导弹技术和相关设备扩散的政府运作，这是政府统一行动的一个范例。

然而，尽管做出了这些重要和积极的预控努力，扩散仍在发生。对此，《弹道导弹防御评估报告》说：“在今后 10 年里，弹道导弹发射系统带来的威胁可能会扩大，而且更加复杂。”因此，威慑、外交和其他积极预防措施固然重要且需要我们关注，但我们同时必须做好准备，防患于我们的努力不能充分生效之时。

一体化防空和防导

我因此想谈谈我们在导弹防御上的努力和空军对该领域的贡献。第一个要点是：我们不能只看到导弹防御自身的作用，因为我们面对的威胁不只是导弹能力，这种导弹能力不可能与其他军事手段分离，也不只用来达到有限的目的。更确切地说，这种威胁涵盖一整套军事能力，包括战斗机与轰炸机、无人机、电子战、信息战，等等。一旦发生对抗，这些能力统统都会派上用场，和巡航导弹及弹道导弹一起形成饱和打击，以达成更大的目标。

在思考这种更宽广的作战观时，我们定然会认识到：必须从全局出发，将防空和防导统筹规划和实施，做好两者间的平衡。直截了当地说，就是我们不能把防空和防导分开，而必须将两者整合。

制空权

无论这些威胁是针对美国本土，或是针对美国有利益所在和人员活动的世界其他地区，美国空军都提供制空权。比如在欧洲，我们与北约盟国携手构筑雷达网，实施空中巡逻，并运作快速反应警戒机队和联盟空中作战中心，藉以识别并在需要时截击擅自进入北约空域的不明飞机。

这种联盟国携手的努力保障着我们的安全和主权，也保障友军在其他战场的行动自由，从而把空中袭击的威胁降至最小。我们通过防空功能实现这种效果，防空功能包括防御性和进攻性能力，不仅保护友军，同时阻止对手运用其空中和导弹能力达成其期望的目标。从联合作战的原则来看，防空使命包括由空中能力和导弹防御共同组成的分系统。而空军通过其一整套进攻性空中打击能力，阻止敌人发射导弹和开展空袭；空军也提供防卫能力，摧毁敌人的来袭飞机和巡航导弹，使其无法侵入友军控制下的防卫空域。

在近期和中期，更为迫切及可能的导弹威胁主要来自短程和中程导弹系统。从长远来看，中远程系统的威胁将逐步加大，其中

有些系统目前虽处于初级开发阶段，但对手为提高这些技术正在不懈努力，故而构成风险。而且，我们在这些地区的伙伴和盟国需要依靠我们的能力来对抗这些不断增长的威胁，需要我们从技术、外交和军事等多种角度给予支持。所以我们必须在各条战线上协同行动。

对空中资产的指挥与控制

来自区域行为体的导弹威胁在发展，《弹道导弹防御评估报告》认识到这一战略现实，因此指示整个导弹防御界把努力重点放在战区层次，并确保我们具备指挥和控制战区部队和武器的能力。美国空军除了具备建立制空权的优势之外，还具备指挥与控制能力优势。防空系统的整合、指挥和控制是区域防空协调官即 AADC 的职责，此职责又是联合部队空中部队统一指挥官即 JFACC 的职权的一部分。空军当仁不让，将继续承担这些职责，虽非全然舍我其谁，但的确当仁不让，因为正如作战准则所示，JFACC 和 AADC 的责任应由具备空天能力优势、并能整合、指挥和控制这些能力的军种来担当。空军依靠现有的联盟空中作战中心 — 随战区沿线建立的指挥框架 — 能有效地整合、指挥和控制战区层次的天空、太空及空军网空资产，并将效应渗透到战争的所有三个层面。指挥与控制就是把所有互不相干的联合能力调动起来，按照平衡、连贯和整合的原则加以运用，它实际上正是空军一项最重要的长久功能，在此应得到充分发挥，以把各军种用于与空天控制和防导使命的所有传感器和发射武器整合使用。

《弹道导弹防御评估报告》特别指示我们加强对欧洲作战区弹道导弹防御的注意。对这一地区，导弹防御局制定了分段自调计划，包含陆基“宙斯盾”SM-3 Block IA 拦截导弹、末段高空区域防御（THAAD）雷达，以及机载传感器。然而，对这个未来的、所有联合与联盟伙伴都将能使用的一体化防空防导系统，我们需要进一步发展其指挥和控制能力。空军一直在努力设计北约和美国可通用的操作系统架构，包括硬件、软件、设施和协调机制。我们尤其感激导弹防御局高层领导的鼎力支持，感谢他们支持空军设计用以整合防空和防导的态势感知工具，在防空这一块，空军已卓有成效，在防导这一块，空军正加强能力建设。

空军也很高兴能向未来一体化防空防导架构的指挥与控制机制提供人才和现有基础设施支持。在德国的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我们有一个空中作战中心，即第 603 作战中心，和一名战区高级空军军官，即美国驻欧洲空军（USAFE）司令官。其位置优越，又符合作战准则规定，正是协调北约和美国对未来欧洲一体化导弹防御指挥与控制的最佳地选和人选。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兼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海军上将（Admiral Jim Stavridis）已挑选 USAFE 和第 603 作战中心执行这一任务，把海军和陆军兄弟军种所提供的“射手”能力进行整合。这项任务目前进展顺利。

像我们所有其他合作一样，我们的盟国也会在这项努力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从而增加能力和复杂性。他们显然希望 — 也应该 — 参与对这些资产的指挥与控制，以保护自身地区的利益。无论是派兵（比如“爱国者”导弹部队或其他部队），提供传感器和雷达，或仅仅是接受和安置这些军事装备，他们的参与都至关重要。从作战角度来说，身兼北约空军司令的美军驻欧洲空军司令官

将代表斯塔夫里迪斯上将负责为这种国际能力制订作战方针。

对空军而言，另一项同等重要的优先任务，是研制空基和天基传感器，因为我们跟踪、瞄准和攻击敌人导弹的能力完全取决于我们发现它们的能力。我们将继续与导弹防御局紧密合作，研制新的传感器，把它们整合到空军现有的系统架构中，并编制新的战术、战技和战规。我们还要努力培养一支新的一体化防空防导专业队伍，通过这批杰出、敬业、忠诚的骨干人才，将这种新兴的能力“战斗化”。

最后一点，空军也在研究运用动能武器加强一体化防空防导能力。空射型撞毁拦截弹（ALHK）利用空中力量与生俱来的快速、远程和灵活性实施精确杀伤，具有重大潜力，因而正受到应有和认真的关注。这种动能武器概念强调将敌方弹道导弹摧毁在其弹道之三段距离中的第一段，即助推段与早期上升阶段，同时保持对其下降段和末段的打击能力。我们认为，ALHK 能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提供辅助能力，尤其是能大幅度提高其灵活性，从而降低不确定性、突然性和风险。

空军和导弹防御局都认识到这种武器概念的前景，共同支持一项研究计划，探讨撞毁拦截弹概念的操作可行性，然后确定是否正式立项。研究结论认为：ALHK 在技术上可能，在操作上可行，并具备战役级影响潜力。然而，它不便宜，在预算吃紧购买力下降的财政环境中，其成本必须慎重考虑。所以，研究小组在得出以上结论的同时，建议空军和导弹防御局在做出重大采办决定之前，首先做详细的费效比研究，并把握关键的知识节点。这是审慎明智之举，我们期望在不久的将来就这些建议做出决定。

结语

空军和导弹防御局之间的合作令我十分鼓舞。我们国家需要这种协作来保护本国利益及国际伙伴的利益，反击敌人手中导弹的威胁。随着技术的进步，导弹能力也与时俱进，其射程、有效载荷和精确度都会提高。正如《弹道导弹防御评估报告》所言：“很难精确地预测对美国本土的威胁会如何发展，但威胁肯定存在。”

我们必须做好应对这种必然威胁的准备，加强努力，遏止导弹及相关技术和设备扩散的潮流。这需要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国家共同努力，需要这些国家运用一切可行的政府治理手段。与此平行，我们必须在技术上继续开展研究、制造、试验和评估，部署新的对抗系统，并发展相应的体制架构，做好各系统之间的平衡和整合。

我说过：我们必须着眼长远战略。为保证下一代技术和一体化导弹防御系统取得成功，我们需要每个人贡献创造和才智，通过精心引导，形成集体创新的合力。

它要求雄心大志和果断领导，一如欧莱利将军及其领导的导弹防御局团队的作为。

它不仅需要整个政府的协同，而且需要“整个国家”的努力，需要工业界和学术界伙伴的参与。

所以，在这次会议上，我请大家认真听取各路著名专家在大会宣读的技术发言，并积极辩论，坦诚交换意见，帮助我们制订出更可行的解决方案。

我非常感激各位为这项事业所做的专业奉献，并期待大家继续为我们共同的国防大业鼎力合作。谢谢。♣